

正在热播的《繁花》是王家卫执导的首部电视剧作品，胡歌在其中饰演男主角阿宝。谈及与王家卫的缘分，胡歌说：“我从中学就开始接触王家卫执导的作品，从没想过能有机会见到他，更没想过自己会在他的作品里出现。这次拍摄《繁花》，就像做梦一样。”

2017年，胡歌第一次见到了王家卫。那天，王家卫和胡歌聊了很多，聊了对小说《繁花》的看法，也聊了胡歌的成长经历。“王导首先考虑的是让我演阿宝，后来有一度，他想让我一人分饰三角，同时饰演沪生、小毛和阿宝。因为当时有人看了我演的话剧《如梦之梦》，看到我的很多个面相，所以王导就想到了这个方案”。

一人分饰三角的想法也只是“昙花一现”。最终，王家卫删繁就简，只选择了阿宝一人作为核心人物。这也让胡歌得以专心回到阿宝的世界。

为了演好这一角色，胡歌乃至整个剧组都准备充足，王家卫营造出来的时代氛围，也勾起了胡歌的儿时记忆。比如剧中1：1复原搭建的黄河路，就让胡歌颇为感慨：“我虽然没有在黄河路吃过饭，但是我途经黄河路，我印象中的黄河路就像剧中呈现的那样，霓虹养眼，万花如海。”

这是胡歌首次与王家卫合作。在他看来，这次的合作更像是在谈恋爱，“刚开始时会很紧张、很忐忑，一直在自信和不自信之间徘徊。慢慢地会发现，只要他在，你就会很安心，很像谈恋爱的样子”。

剧中，阿宝与玲子（马伊琍饰）、汪小姐（唐嫣饰）、李李（辛芷蕾饰）都有不少对手戏。在胡歌看来，玲子和阿宝是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关系，“阿宝是猪八戒，玲子是孙悟空，总是在前面为猪八戒披荆斩棘，让猪八戒坐享其成”。汪小姐和阿宝则是秒针和分针的关系，“因为秒针转一圈的时候，分针已经往前跑了一格。所以他们的交集，永远比大家认为的要远一点”。至于阿宝和李李，胡歌认为就像天空和大海，互为镜像又充满神秘感。

《繁花》对于胡歌，是一次对父辈记忆的追寻，也是一次对过去岁月想象的补足。《繁花》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故事，彼时胡歌正在上小学，“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去看时代变迁是非常有限的。不过我后来回忆了一下，那个时候的大人都好忙。像我爸爸，他当时也和一帮朋友做生意，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生活，在家的时间很少。有时候，我会听到父母在讲，身边的什么人一夜暴富，就像我们剧里的旁白讲到的，有人一夜暴富，有人半日归零”。

王家卫曾经提点胡歌，演绎阿宝时要有当初演

《仙剑奇侠传》时李逍遥的感觉。胡歌说：“我相信在那个时代，有很多年轻人和阿宝一样，他们想在时代浪潮里抓住机遇，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和人生。但经历了起起伏伏后会发现，最重要的还是情与义。”

本报综合报道

胡歌

差点一人分饰《繁花》三角

唐嫣

过去三年我都是『汪小姐』



长波浪、高跟鞋、外滩27号的金花是她，头发蓬乱、工服灰暗、暴风雨下的狂花也是她。《繁花》播到现在，“汪明珠”的名字在许多人心心里“碰碰响”了，唐嫣说，“汪小姐”身上有野蛮生长的活力，像“打不死的小强”，那种朴素的生命力是一个女生不同阶段的美。

“汪小姐”，一个在原著里命途坎坷又带着“人情复杂、万事纠葛”肉感的角色，到了电视剧该怎样呈现，是照样凌厉还是温柔以待，没人猜得到王家卫的底牌。问题到了唐嫣这儿，“她让人心疼又让人欣赏”。尤其王家卫爆改后的“汪小姐”，打开了唐嫣从未见过的自己。

1988年，“汪小姐”大学毕业后，顶替父亲进了外贸大楼，生命和日常的基调都有些高亢。“戴尼龙袖袖和半截的绒线手套，瓶底厚近视眼镜后面，一点青涩、几分较真、风风火火，都是妈妈那辈人年轻时的样子。”拍摄间隙，唐嫣给家里打视频，手机那头的妈妈脱口而出：“灵，登样。”两个沪语用词都是漂亮的变体说法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唐嫣还是个小姑娘。彼时的她观察家乡的视角，肯定和“汪小姐”有所区别。饶是如此，唐嫣很笃定：“《繁花》里的一幕幕似曾相识，代入感太强了。”有些亲切感由“硬件”营造。第一次走进片场，唐嫣为眼前的“神还原”兴奋不已。弄堂、烟纸店、自行车、路牌，先映入眼帘，随后移步换景，几乎步步有惊喜。缝纫机、热水瓶、磕掉了边缘搪瓷的痰盂……演员们刚进片场，惊呼声此起彼伏。剧组也请来当年外滩27号上班的初代白领们给演员讲课，城市的记忆与个体人生温柔重合，“开机时自然而然就入戏、入情了”。

在唐嫣眼里，自己“卷”自己是《繁花》剧组的常态。她将王家卫视作“恩师”，“导演会根据我们在镜头前的表现不断深挖，听他讲戏常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”。有这样亦师亦友、善于挖掘演员潜能的导演在，拍戏便是大家最享受的事，收工反而成了让人黯然的一刻，“每天收工，很多人舍不得离开，怎么就结束了呢，都意犹未尽”。于是，有了吴越主动拖堂、被导演抓包后顺便补拍的幕后花絮，成就的却是“汪小姐”含泪收下师父（吴越饰）的邮票集，为岁月珍贵情深意长掬一把泪的动情场面。

《繁花》整整拍了三年，生命会在岁月里留痕，可对一部剧的同一个角色，演员需要“无痕”，藏起自己在真实岁月里的痕迹，抹掉其他剧组角色带来的痕迹，唐嫣也是一样，“因为过去的三年里，我全身心投入，我的情绪事实上是被汪小姐牵着走的。难过着她的难过，欣喜着她的欣喜”。都说女演员“花期”宝贵，三年只接一部戏，三年只跟一个角色死磕，时间的洪流会带来也会带走许多人和事。唐嫣不说选择，只谈值得。

还有些痕迹潜移默化着留在了生活里，变成唐嫣的一部分。“‘汪小姐’行动力强，生命力饱满，一言一语都像是上了倍速的。”忽然一天，唐嫣在家发现自己的动作变快了，以往洗漱、吹头的时间几乎压缩了一半，“过去的三年，我全都是汪小姐，身、心、灵结合一体，我不认为自己是唐嫣了”。

汪明珠的故事还在继续，演员唐嫣也是，“《繁花》让我更热爱表演”。

本报综合报道

